

大地情思

韩中州

大渡桥横铁索寒 (三章)

一个赠言

当我摇摇晃晃走过这座环环相扣、高悬了三个世纪的铁索桥，终于了却了一桩少年时的心愿。

1978年冬天，我小学的一位同学，随父母调动离开遵义时，送给我一本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人书《飞夺泸定桥》。他在扉页上工整地写下两句临别赠言：“大渡桥横铁索寒，他日共走泸定桥”。从这本小人书开始，我无数次通过课本和荧屏，走进飞夺泸定桥的情节，走进大渡河湍急的喧哗，年少的脑海里不时闪现红军冒着枪林弹雨、在孤悬的铁链上匍匐前行的画面。

这些年，泸定桥在我心里，不再是一座冰冷的铁桥，而是一部铁血书写的史书，一头连着山重水复的此岸，一头通向柳暗花明的彼岸。这个47年前的约定，直到今年我参加他儿子在成都的婚礼后，我们才一起践约了他当年的赠言。

泸定桥上游客很多，桥身悠悠地晃动着。风从峡谷里穿过，带着水汽的腥味，吹在铁索上发出呜咽的声响。我抓着两侧的铁索，小心翼翼挪动着脚步。手刚搭上铁索，一股沉沉的凉意便从掌心直透我的心里。那凉不是寻常的清冷，是积攒了三百年风霜凝结的重量。脚下的木板，稀疏地排列在铁索上，从宽间距的缝隙里，望得见桥下雨后浑黄翻涌的河水。开始我还以为木板这样排列，是有意还原当年红军飞夺泸定桥的真实场景，不料一旁的导游解说，木板之所以宽间距设计，可有效分散河谷的较大风力，减少桥面晃动，保障通行安全。

我站定身姿向下看，那急流冲撞成千百头在峡谷狂奔的野马，鬃毛飞溅，蹄声如雷，激起一片白茫茫的水雾，似要冲决一切羁绊。江流挟着岷山的野性，打着旋儿，吐着白沫，发出沉闷的吼声，冲击着人的胸膛，整个河谷都在它粗重的呼吸里微微震颤。

这苍茫之声被放大成一种天地裂帛的背景乐，足以淹没一切微弱的声息。我的目光，顺着那黝黑的、被岁月磨得有些光滑的铁环，一个一个地望过去。每一个环，都像一只沉默的眼睛，藏着无数个白昼与黑夜，那是留给未来时空的一串串省略号。

十三根铁索

清康熙四十五年的铁，在炉火里醒来。工匠们把一百多公里外从荣经县运来的铁料，投进设在两岸的熔炉冶炼，耗时一年，铸造出横跨天堑的十三根铁索。当最后一枚铁环扣紧，他们锻造的不仅是一座铁桥，也是一部厚重的史书。

泸定桥取名“泸水”和“平定

叛乱”之意，被誉为“东环泸水三千里，西出盐关第一桥”，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匠人的智慧。1706年桥建好后，康熙御笔题写桥名“泸定桥”及横批“一统山河”，并立碑于桥头。

铁桥由十三根铁链搭建木板构成，全长103米，宽3米，重40余吨，没有桥墩，全靠13根铁链和12164个铁环连接两岸。铁链的连接方式非常巧妙，它先用绳索连接两岸，然后在绳索上套上竹筒，这些竹筒就像是一个个小小的运输车，把准备好的铁环逐个放入其中。对岸的人再转动转盘，通过转盘巨大的牵引力，绳索就带着竹筒和铁环慢慢迁移过去，铁链也就这样被拉直了。每一节铁环都刻着工匠的名字，如质量有问题可以追责。桥的东西两端还建有木结构的桥亭。

阳光懒懒地照在刚刚完工的桥身上，十三根铁索闪着簇新的、乌黑的光，像一道刚刚凝固的闪电，嵌入大渡河永恒的喧嚣里。自此，这座桥成了连接川藏的血脉，成了汉藏人民的生计。汉地的茶盐、藏区的骡马，便在嘹唳的步履声和清脆的铃铛声里交融汇合。

这十三根铁索，日日夜夜听着水的咆哮，受着风的吹荡。三百年风霜雪雨的摩挲啃噬，只在它黝黑的肤色上留下一层亮亮的时光。它习惯了商旅的脚步，像习惯了云朵的飘过；它听见了背夫的喘息，像听见了江水的呜咽。桥下的巨浪，日复一日翻滚咆哮着，从大渡河深渊里蒸腾起来，从历史教科书最铁血的一页里挣脱出来。

十三根铁索以天地的伟力紧缚着，像巨人裸露铁色的筋腱，将两岸陡峭的绝望，死死地拉扯在一起；十三根铁索沉默着，静静地横亘在屏幕与史书上，横亘在时空的光芒里，在峡谷间进行着一场无声的角力，等待着被历史书写的那一刻。

二十二勇士

历史的笔锋，总在平缓的叙事里，陡然一转，落下浓墨重彩、惊心动魄的一笔。

1935年5月29日晚，红军的火把点亮黑夜，点亮载入史册的这一刻。被抽空了木板的十三根铁索，这时不再是通途，而是孤悬在一支军队乃至一个民族命运前的一条赤裸凶险的锁链。

在历史的烟尘里，在集体的记忆里，他们的面容虽有些模糊，却因这模糊而越发神圣。他们的军装是灰色的，被雨水和血汗浸成深沉的悲壮。

没有人记住他们的名字，他们只有一个集体的、荣耀的称号：二十二勇士。对岸是不断喷着火舌的枪眼，身后是步步紧逼的追

兵，那场血肉爬行的冲锋，让无数国人终生难忘。

历史的镜头或叙事的目光，给后世一个大大的特写：一只年轻的手，青筋暴起，死死地攥住那冰凉的铁环，在光滑的、已被抽去木板的铁索身上，一寸一寸地向着枪林弹雨挪移。敌人的子弹嗖嗖地飞过，打在铁环上，迸溅出绝望的火星。有人中弹了，身影摇晃了一下，像一片被风突然吹落的叶子，轻飘飘地便落入激流里，被那咆哮的野马一口吞没，连一朵浪花都没有激起，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呼喊。那吞噬是迅疾的、决绝的，死亡原来可以如此寂静。二十二勇士在呼啸的子弹里，写下生命最壮烈的诗行，他们的信念是烧红的烙铁，将生命烙进冰冷的铁环。那匍匐前进的身影，没有停下，他们终于冲了过去，冲进东岸桥头那片灼热的烈焰里。

那一刻，这座铁索桥不再是铁木的构造，它成为青春、热血和信仰架构的一道虹桥，每一块木板缝隙里都填满了勇毅；每一环冰冷的铁，都内蕴着滚烫。它横跨的已不是一条大渡河，而是一个民族从沉沦到奋起的最惊险的天堑。

每当我看到它，无论是在光影里，还是在书本中，我握紧的都不再是虚无的记忆。

站在桥上，我的手触摸着康熙年间的铸铁，触摸着1935年的弹痕，峡谷的风，吟诵着铁血书写的贯通天地的苍茫。我仿佛听见有一种声音，盖过了江水的喧哗。枪炮声此起彼伏，不时照亮阴沉的河谷，我周遭的空气，仿佛也灼热了起来，充满了当年那股决绝的、血肉与意志熔铸的气息。

我重新迈开步子，这回脚下稳了许多。那铁索的寒，似乎也不那么刺骨了。走到桥中央，风势很大，吹得我的衣衫作响。我再一次站住，不再向下看那群野马，而是抬头望向对岸。

在稀薄的日光里，岸上的楼阁显出清晰安静的轮廓。方才眼前那一片枪炮轰鸣的幻象，此刻已消散得无影无踪。只有掌心残留的铁索的凉意，在告诉我，方才走过的不只是一座桥。

一阵风吹过，桥身又开始晃动起来。我猛地从那段灼热的记忆里回到现实。河还是那条河，咆哮依旧。而我手中冰凉的铁索，似乎多了一分滚烫。

缓缓地走过百余米的泸定桥，回望来路，那十三条铁索还在苍茫的暮色里静默地悬挂着，如十三行无字的史诗。

它们什么也没有说，但咆哮的大渡河与两岸铁青的绝壁，却无时无刻不在替它们呼喊。

我知道，从此以后，这呼喊将永远回荡在我心里。

大雪节气，通常在每年12月7日或8日。此时，南方未必真的下雪，北方大部分却是白雪纷扬，如诗如幻，装点大好山河，也营造出了无穷无尽的诗意。

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《夜雪》以细腻笔触描写了大雪之夜的宁静：“已讶衾枕冷，复见窗户明。夜深知雪重，时闻折竹声。”枕头冷、窗户明、竹枝折，诗人从触觉、视觉和听觉多个角度，描绘出了雪之盛与雪夜的寒冷与静谧。李白的《清平乐·其五》以其特有的浪漫笔触描绘雪景：“画堂晨起，来报雪花坠。高卷帘栊看佳瑞，皓色远迷庭砌。盛气光引炉烟，素草寒生玉佩。应是天仙狂醉，乱把白云揉碎。”将雪花比作仙人醉后随意揉碎又恣意投向人间的白云，想象奇特，飘逸潇洒。柳宗元的《江雪》则描绘了一幅苍茫的雪景：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”这首诗堪称一幅立体的《寒江独钓图》：天地间白茫茫一片，飞鸟绝迹，人烟湮灭，唯有一位老翁披蓑戴笠，在江面上独自饮风垂钓。极致的笔触，在雪景的宏大映衬下，诗人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展露无遗。岑参的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》以豪迈的激情写雪：“北风卷地白草折，胡天八月即飞雪。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诗人以春风喻北风，以梨花喻雪花，将苦寒之景描绘得生机勃勃、浪漫非常。宋代诗人鲁交的《大雪》，则展现了大雪覆盖下的壮美天地：“万象晓一色，皓然天地中。楚山云母障，汉殿水精宫。远近梅花信，高低柳絮风。吟魂清不彻，和月上晴空。”诗人以“云母障”比喻楚山雪景，以“水精宫”描绘汉殿雪后的晶莹剔透，远近梅花绽放，风中柳絮般的雪花飞舞，诗意灵魂与明月一同上升上晴朗的夜空。

雪在诗人笔下，不仅是美丽的风景，更是情感的载体。唐代诗人高适的《别董大》在雪中抒发了离别之情：“千里黄云白日曛，北风吹雁雪纷纷。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”雪纷纷，情深深，诗人没有沉溺于离别的伤感，而是以豪迈的语气鼓励友人踏上新的征程。雪在这里，成了友情的见证者。罗隐的《雪》则借雪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：“尽道丰年瑞，丰年事若何。长安有贫者，为瑞不宜多。”当人们都在称赞雪的吉祥时，诗人却想到了长安城中挨冻受饿的贫苦百姓。这场雪，映照出了诗人的社会良知。陆游的《大雪》则借景抒怀，感慨人生：“大雪江南见未曾，今年方始是严凝。巧穿帘罅如相觅，重压林梢欲不胜。”江南罕见的大雪，让诗人联想到自己已至晚年，却报国无门的处境。“此生自笑功名晚，空想黄河彻底冰”两句，由江南雪景引申到自己的年老报国无力，体现了陆游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。清代郑板桥的《山中雪后》，在清寒中暗含坚韧：“晨起开门雪满山，雪晴云淡日光寒。檐流未滴梅花冻，一种清孤不等闲。”诗人用满山的雪，淡淡的白云，浅浅的日光，营造出凄清寒冷的氛围。然而在这冰雪世界中，枝头寒梅依然顽强绽放，纵使冻住，仍不失其傲骨。如此坚强，又如此孤独，一如诗人自己，不畏艰难，不忘初心。

大雪时节，举目四望尽妖娆，这种景象也引发了古人对人生的思考。唐代诗人祖咏的《终南望余雪》以雪写寒：“终南阴岭秀，积雪浮云端。林表明霁色，城中增暮寒。”诗人远眺终南山北坡的积雪，感受到雪后傍晚城中更加寒冷的氛围。雪光与暮色交融，自然与人事相通，表达出了诗人对季节变化的感慨。诗人元稹的《咏廿四气诗·大雪十一月节》，则写出了大雪时节万物变迁与时光流逝之叹：“积阴成大雪，看处乱霏霏。玉管鸣寒夜，披书晓帷幄。黄钟随气改，醵鸟不鸣时。何限苍生类，依依惜暮晖。”全诗以80字的精炼笔触，勾勒出大雪节气的三重意境：“天象之变”“人文之应”和“生灵之息”。从“天象之变”联想到“生灵之息”，凸显了诗人因雪而引发的悲悯苍生之情。

冬月到来，雨雪霏霏。行走在古诗中的“大雪”，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银装素裹的瑰丽雪景，更是古人对自然的感知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情感的抒发。大雪覆盖了山川河流，却掩盖不住诗意的流淌；冰封了江河湖海，却冻结不了文化的传承。

文化走笔

钱国宏

『大雪』入诗

沁园春·长沙

水调歌头·游泳

（毛泽东词）

陈忠义书

神女应无恙，万里来朝还。指点江山，
鱼龙寂寞，秋气肃然。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。
鹰击长空，鱼翔浅底，万类霜天竞自由。
须晴日，看红装素裹，分外妖烧。
江山如此多娇，引无数英雄竞折腰。
俱往矣，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。



第一缕光 (摄于娄山关西风台)

胡博 摄